



賀章鹽元振

光膺宸命就易使華邸報初傳輿情胥慶竊以國家
根本全賴於東南財貨源流莫先於鹽鐵惟邀利生
弊多起於少年儂薄之徒而奉公便民必得於長者
寬厚之士朝廷所以有今日之命黔黎庶幾歌二天
之恩恭惟某官器宇宏深學問溫粹不以嶺海之陋
而遐宣於主德不以聞望之重而迭守於外藩因民
情之素諳宜天書之加貺起二千石總十四州雖賢
者處外猶處中在人望愈久而愈重諒由旦夕卽正

鈞衡某夙忝同僚欣聞盛事媿莫陪於賀客徒企仰於台閣

考功謝沈叅談

右某今月某日准告授前件職事者十年去國方稅鞅於遐陬一札賜環遽分曹於選部生成恩厚感激涕零伏念某縫掖陋儒措紳衰緒問祈招而莫對每深媿於淺聞讀爾雅而未詳亦何名於勤學偶奉三年之詔猥先多士之鳴自憐素志之粗酬人謂青雲之可必逮終更於泉幕爰備數於蓬山觀黃香未見

之書濫陪俊躅負李廣不侯之相卒致煩言尚有賴於至仁終未捐於一眚漸加前被不忍困窮灑掃真祠取三百廩而有醜翱翔半刺佐二千石以無聞不圖姓名誤徹旒纒承秋毫之帝力覲咫尺之天威宣室趨班無復少年之賈誼元都訪舊共驚前度之劉郎矧文昌爲喉舌之司而郎吏應星辰之列屬鼎新於百度方彙進於羣英千里江湖多少何關於乘鴈一時臺閣網羅亦到於沙鷗豈無夤緣致此僥冒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自任以堯舜其君爲心將

立太平之基大開衆正之路念使功不若使過試提
携而許以自新謂守道必能守官儻激昂而收其來
効致斯朽斷忝被青黃某敢不天賦勉攄歲寒堅勵
剪蹄涉草庶不爲小人之歸刷羽飼花敢忘報國士
之遇

謝湯樞思退

潛藩貳政幸脫瘴氛細札賜環遽叨清選顧卵翼之
恩厚覺毫髮之命輕伏念某賦性踈愚奮身寒苦粗
守菑畚之訓不墮弓冶之傳學無仲舒之淵源亦射

漢庭之策官類子雲之拓落曾讎天祿之書短綆難
汲於深淵蹇步濫陪於俊軌果由非攄自速煩言一
落泥塗五移歲閏接茵憑於東觀恍如醉夢之中望
履幕於西樞直在雲天之上雖憔悴飄零之可厭乃
終始記憐而不衰猥以賤名達之上聽俾差池乎雲
術承咫尺之天顏宣室席勤豈復當年之賈誼玄都
桃滿共驚前度之劉郎矧文昌爲喉舌之司而郎吏
應星辰之列方屬臺綱具舉正逢國棟咸掄乘鴈煙
波寧係江湖之多少孤鷗蹤跡亦塵廊廟之網羅詎

乏先容頓躋非望茲蓋伏遇某官以忠致主以道覺
民以文章作世程以人物爲已任念秦帥猶堪使過
從寬典而許以維新謂虞人實能守官破常資而期
其來効遂令孱陋亦與甄陶某敢不恪守初心誓堅
晚節駑駘自策庶不終於小人肝膽長銘敢忘酬乎
國士

謝陳內翰誠之

右某伏准照牒舉某自代者恩發宸衷職司翰苑履
至榮而求避引亾似以爲辭莫副褒稱惟增祗惕伏

念某昧淵源之學賦魯鈍之姿衆望不歸未審以何
爲雅枯文無幾况敢求所謂高但以鴈塔題名偶相
先後鰲山校籍屢奉周旋乃令塵土之蹤得挂齒牙
之議拔沉淪以達聖明之聽推鄙朴以選才傑之流
雖松栢之枝每欲引致於蘿蔦而鸚鵡之翼安可拔
傳於鴟鳩恭惟某官名壓人寰學通聖奧以羣才爲
已任以直道結主知欲追堯舜之隆吾身親見雖效
益垂之遜帝曰汝諧密叅禁中之謀少出袖間之手
以六經爲諸儒倡俾萬姓咸大王言諭巴蜀之迷蠻

夷率服下山東之泣凶獷潛消某已辱知憐敢忘激
勉束身以附參朮芝桂之末拭目以觀典謨訓誥之
文三復寵章固已羞慚於公議庶幾肄業尚堪收拾
於他年

記

興化軍重建軍學記

閩蜀相望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
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
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

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
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畧盡紹興十有九年
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
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飾學校之意復白其
狀于部使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
冬十一月始事閱月六告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
生之館今茲東廟西學俾祗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
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闕 御書後有廣堂
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礮石瀦水約諸侯類宮之

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廩藏庖福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復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旣乃合三縣生員筮日迎賓陳饌介百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某以識其成某曰昔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媿者以斯文所託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羣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烏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已者遺人行

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眎趙張龔黃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旣能成就如此猶以居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左承議郎新差通判肇慶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黃某記

序

送同年林嘉言孔彰序

昔晏子論梁丘攄謂和與同異吾夫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嗚呼同之不可也審矣余謂同雖與和異而和未始不出於同酸鹹苦甘辛雖不同而同謂之味孰能捨五味而和羨宮商角徵羽雖不同而同謂之音孰能捨五音而和樂以是和而同易不同而和難近世以來同而不和者有矣未見不同而和者也長樂林嘉言筮仕溫陵余與之周旋者一年凡平日之議論設施如石投水莫余或逆人或疑其同余曰

固也余與嘉言皆閩人其居同鄉家世以儒顯其習同業以戊午歲俱捷於南宮爲同年越三載俱佐汪公幕爲同官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余二人乃聲氣之同異夫梁丘攄之同也嘉言處已謙待人怨遇事謹爲文簡而工班班然廊廟之姿見者已得於眉宇間異時得志吾君兼善天下推所以與余同者與人則廉藺交遜平勃交歡之事余知其優爲之矣余因其罷官北歸書所以與余同者以與之別今茲一別噫不知復幾何時而又同歟

送鄭少齊赴官嚴州序

東南多文士西北饒武夫風聲氣俗從古則然閩於江右文風尤盛莆於七閩又其最盛處也士非以科第進者同時輩往往嗤鄙之滎陽少齊家於閩之莆陽號爲巨族世以儒顯遭時多艱乃能慨然投筆以介胄起家余甚壯之且又嘉其善達時變然猶未能盡愜流俗耳目雖少齊亦未能以自信初調官新定足將進而趑趄者屢矣戒途有日告別於余猶以是爲慊然余因憶天聖間王文安公擢進士第一人狄

武襄公亦以是年厠足行伍其後同登政事堂爲一代偉人今天下多故比之仁祖朝大不相侔余所好尚又與時世背馳固不敢以昔人自期足下以妙年筮仕適朝廷右武之日其人品地望與狄公萬萬相遼唾掌功名未可量也公其勉之

送汪守懷忠待舉序

中興十有八載邊候不警寰宇乂寧吏稱職民樂業明天子猶慮夫幽遠之民有不蒙其澤者爰命三衢汪公以銅虎符典司莆陽分憂寄也公天資溫良吏

事明敏律已嚴待人恕褰帷之日知其俗之可以柔
治於是鞭朴不施惟務德化省徭薄賦與民休息每
坐黃堂與吏民語熙熙愉愉如恐傷之未朞月邦人
大化父戒其子兄詔其弟率相約不至訟庭耕夫蠶
婦服勤田里饑而食寒而衣終歲不見吏迹越二年
冬政成言歸于朝邦人父老無路借寇相與攀轅臥
轍者不知其幾輩僕竊謂公之器業如金鍾大鏞皆
清廟具游刃千里其槐鼎之濫觴乎夷途快足詎可
繫耶然公之此行亦豈遽忘情於莆人哉國朝故事

二千石辭見天子皆臨軒遣勞蓋以重師帥之任而
欲知民之休戚也矧主上方徹旒剔纊急聞讜言
公歸膺前席之問其爲我捐不急鬼神之事而陳治
安之策俾鼎魚穴蟻盡爲王民僕將與海濱赤子同
被公之遺愛矣壺山木落壽溪水凝祖帳塞路青霄
在目凡我二三君子執手于岐者請偕賦九罭之章
以爲善頌取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之義云

跋

跋林襄世子字說

知穆翁集 卷一
三世業儒鮮有不貴達者况積善之家乎溫陵林襄
世九牧裔也緝文種德殆餘百年獨未能燁赫厥聲
以丕顯乃祖今褻世諸子嶷嶷然皆令器學殖筆耕
困且益堅如良農服田不以水旱輟異時整襟獵纓
以文章瑞朝廷者其斯人歟莆陽黃某紹興癸亥長
至日讀溫彥基所爲褻世五子字說因書

行狀

潁川太夫人卓氏行狀

夫人卓氏父某隱居壺山以財雄夫人少失父母諸
昆擇配以繼室于陳公某家素富而能安陳氏之貧
事如去而謹事夫義而順處娣姒和而有禮遇親戚
敬一有恩此其天資自若無施不可者性好施鄉戚
有貧匱者至傾橐不顧夫人之歸也陳氏先有子周
卿夫人生二子曰正卿曰俊卿飲食衣服無絲毫厚
薄他人見之不謂陳氏有異母子陳公早卒夫人閉
門婺居二十四年督諸子學雖所居近市不以貧故
令趨利晚年俊卿果以甲科登第鄉人雖服其子之
積學而尤多夫人之能教也子旣貴夫人勤內治如

矢移集 卷一
昔絲枲之事不廢于老子婦恐以勤致疾時諫止之
答曰我自樂此不以爲疲亦吾職也俊卿以夫人年
高再求官于鄰郡便地就養初爲平海軍觀察推官
次教授南外宗子紹興二十年十月奉板輿自南邸
還里夫人以十一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一一女適進士吳檀孫男女凡十五人曾孫男女七
人將以二十一年九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之某原
俊卿使來求狀某與俊卿爲同年進士在泉幕又爲
同僚升堂跪拜夫人者數矣識其行實詳且熟義不

敢辭

青詞

設醮青詞

薄宦三年幸逃瘴曠闔門百指皆獲安全物論無他
里居如故順實由於天助福豈自於已求敢罄微誠
粗酬夙願爰以始生之日式陳昭答之儀又况某將
戒嚴程遠趨魏闕俛仰斗升之祿驅馳名利之場世
路艱危方爲妻子門戶之計江山重阻豈無盜賊水
火之虞終冀聰明曲垂降鑒動獲蓋高之眷不罹無

妄之灾論報無階仰觀有跼

赴官設醮青詞

體雖高聽甚卑天實司禍福殺生之柄作乎下應於
上人敢忘恐懼脩省之思爰禱于上下神祇用披其
肝膽情愫伏念某早緣家學濫取世科多竊天下之
虛名無補公家之實効愚且自用每與世以背馳仕
專為貧初無心於擇地得官高要投迹南荒瘴癘侵
人腥臊橫路涉山川而冒險阻餘四十程挈老幼以
仰斗升幾二百指非賴高穹之眷佑敢圖盡室之安

全某是用稽首投誠矢心自誓酌貪泉而操愈廉慎
處炎陬而身自清涼仗忠信為蠻貊之行虛舟涉世
庶正直為神明之助全璧還家

祝祭文

權南恩謁夫子廟

某不佞以 天子之命監郡高要越朞月部使者眷
恩平缺守檄某攝承既治事之二日率諸生展奠致
誠某深惟夫子不陋九夷乘田委吏必躬必親矧今
右文之朝遐荒遠裔化為闕里而某辱在民上以司

牧之其敢鄙夷其民以怠厥職先訓有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某雖不敏請事斯語

焚告文

某生二十有一年而先君亾既九年而塵點科第又
七年陞位于朝越明年 上有事于郊丘疏恩四海
踵故事預朝列者皆有追封之典蓋不獨以爲親榮
抑亦盡人子之報心也今茲一命序進兩秩此皆先
君平生力所能致而不屑爲者曾未足以爲榮某之
有此爵祿又皆憑藉先君遺德餘休亦曷敢以是爲

報天其或者昭先君之令德俾某未隕越于下惟是
不敢替厥義訓以貽先君羞此某之志也其亦先君
之望乎雖然今日之命君命也不敢不告

代呂守祭趙丞相挺之夫人遷葬

惟夫人生稟淑質作配丞相恭儉孝義令聞令望中
原蕪梗未迓而殂殯于他鄉金陵之墟子持從橐卜
居晉水扶迎輜車不遠千里牛山宅兆水清山幽魂
其永依風木搖秋有食在豆有酒盈卮魂兮不昧庶
幾享茲

代呂守祭趙倅棣文

嗚呼子春燕趙之英間關萬里而半刺于桐城惜乎
不得盡子春之才遽與鬼物而爲鄰昔我來茲有聯
事之契今我來茲忽涕泗之零吾所以哭子春者故
人之情所以爲子春而哭者以此邦之民間之去冬
草寇狂梗羽書倏至一城心悸而骨驚惟子春義氣
奮發先甲冑之士而一行雖此寇因公而少沮而公
因此以病纏于身今四境已息子春乃隨逝川而東
傾邦人識與不識皆知扣膺痛哭而况吾故人吾聞

自古聖賢死而有益於國雖死猶生故聖賢不以生
死動心但恐其生死之無名又聞子春之且終也神
定氣平自以爲得死不爲兒女之悲鳴然而後事茫
然無家可歸無山可墳子春曾不蹙頰吾以是知曾
中所蘊與古人而爲倫想其英靈不與草木俱腐而
蕩爲灰塵薄奠斗酒其能歆予之誠

知稼翁詞集序

淳熙戊申故考功郎莆陽黃公公度之子沃通守臨川明年臨川人士得考功樂章其題爲知稼翁詞請鋟之木通守重於諾於余乎質焉余謂樂始有聲次有音最後有詞商那周清廟等頌漢郊祀等歌是也夫頌類選有道德者爲之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故商周之樂感人深歌則雜出於無賴不羈之士率情性而發耳禮義之歸歟否邪不計也故漢之樂感人淺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

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踈
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洲歸乎
禮義也黃太史相多大以爲非口食烟火人語余恐
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於禮義遑計歟考
功所立不在文字余於樂章窺之文字之中所立寓
焉泉幙之解非所欲去而寓意於鄰雞不管離情之
句祕館之除非所欲就而寓意於殘春已負歸約之
句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
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能爲詞也道德之美腴於

根而盍於華不能不爲詞也天於其年苟奪之晚俾
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與文忠相後先顧余非識者
人未必以爲然嘗試志卷端以歸通守通守於家爲
賢子於時爲才士夫有志揚其先而不憚鋟之木則
傳者日益廣當有大識者出爲考功重其價焉十二
月五日奉議郎新知靜江府義寧縣主管勸農公事
賜緋魚袋曾丰序

詞

點絳脣

汪彥章藻出守泉南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賦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淨山含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窓瘦好箇霜天閒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鷗啼後歸思濃如酒公時在泉南簽幙依韻作此送之又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長篇見集中比有能改齋漫錄載汪在翰苑婁致言者嘗作點絳唇云云最末句曉鷗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何以在曉鷗啼後汪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不惟事失

其實而改竄二字殊乖本義

嫩綠嬌紅砌成別恨千千斗短亭回首不是緣春瘦
○一曲陽關杯送纖纖手還知否鳳池歸後無路陪
尊酒

千秋歲

賀莆守汪懷忠待舉生日汪報政將歸因以送之

鬱葱佳氣天降麒麟瑞回首處江城外一麾遺愛在
萬口歡聲沸人乍遠危樓目斷天無際○五馬徘徊

地春色隨歸旆壽水綠壺山翠風輕香篆直日暖歌
喉脆椒觴舉人人盡祝千秋歲

菩薩蠻

公時在泉幙有懷汪彥章而作以當路多忌
故託玉人以見意

高樓目斷南來翼玉人依舊無消息愁緒促眉端不
隨衣帶寬。萋萋天外草何處春歸早無語凭闌干
竹聲生暮寒

青玉案

公之初登第也趙丞相鼎延見欵密別後以
書來往秦益公聞而憾之及泉幙任滿始以
故事除祕書省正字雅知非當路意故自初
赴調躊躇不進寓意此詞道過分水嶺復題
詩云誰知不作多時別又題崇安驛詩云睡
美生憎曉色催皆此意也旣而罷歸離臨安
有詞云湖上送殘春已負別時歸約則公之
去就蓋蚤定矣

鄰雞不管離懷苦又還是催人去回首高城音信阻

知稼翁集 卷一
霜橋月館水村烟市總是思君處。○衰殘別袖燕支
雨漫留得愁千縷欲倩歸鴻分付與鴻飛不住倚闌
無語獨立長天暮

卜算子

公赴召命道過延平郡讌有歌妓追誦舊事
卽席賦此

寒透小窓紗漏斷人初醒翡翠屏間拾落釵背立殘
缸影。○欲去更踟躕離恨終難整隴首流泉不忍聞
月落雙溪冷

好事近

公到闕除祕書省正字未幾言者迎合秦益
公意騰章于 上謂公嘗貽書臺官欲著私
史以謗時政蓋公之在泉幙也嘗有啓賀李
侍御文會云雖莫陪賓客後塵爲大夏之賀
固將續山林野史記朝陽之鳴因是罷歸將
離臨安作此詞所謂故園桃李蓋指二侍兒
也

湖上送殘春已負別時歸約好在故園桃李爲誰開

誰落○還家應是荔支天浮蟻要人酌莫把舞裙歌
扇便等閑拋却

菩薩蠻

公罷歸抵家賦此詞先是公有二侍兒曰倩
倩曰眇眇在五羊時嘗出以侑觴洪丞相景
伯造爲眼兒媚詞云瀛仙好客過當時錦幌
出蛾眉體輕飛燕歌欺樊素壓盡芳菲花前
一盼嫣然媚灑灑舉金卮斷腸狂客只愁徑
醉銀漏催歸倩倩先公而卒四印居士有悼

侍兒倩倩詩其一曰蘭質蕙心何所在風魂
雲魄去難招子規叫斷黃昏月疑是佳人恨
未消其二曰含怨銜辛情脉脉家人強遣試
春衫也知不作堅牢玉抵向人間三十三四
印於公爲兄行名泳字宋永徽廟時以童子
召見賜五經及第官止郢州通守

眉尖早識愁滋味嬌羞未解論心事試問憶人不無
言但點頭○嗔人歸不早故把金杯惱醉看舞時腰
還如舊日嬌

卜算子 別士季弟之官

公之從弟重士季其字也以紹興戊午同榜
乙科及第有和章云不忍更回頭別淚多於
雨肺腑相看四十秋奚止朝朝暮暮何事值
花時又是匆匆去過了陽關更向西總是思

兄處

薄宦各東西往事隨風雨先自離歌不忍聞又何况
春將暮○愁共落花多人逐征鴻去君向瀟湘我向
秦後會知何處

眼兒媚 梅詞二首和
傳參議韻

公時為高要倅傳參議彥濟寓居五羊嘗
遣示梅詞公依韻和之初公以任滿赴調道
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泉流萬仞峯斷腸從
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
中及公遭謗歸莆趙丞相鼎先已謫居潮陽
讒者傳會其說謂公此詩指趙而言將不久
復偕還中都也秦益公愈怒至以嶺南荒惡
之地處之此詞蓋以自况也

一枝雪裏冷光浮空自許清流如今憔悴蠻烟瘴雨
誰肯尋搜。昔年曾共孤芳醉爭插玉釵頭天涯幸
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

朝中措

幽香冷艷綴疎枝橫影臥霜溪清楚渾如姑射孤高
勝似東籬。歲寒風味浮花盡處密雪飛時不比三
春桃李芳菲急在人知

又

雪梅二首賀方
帥生朝并序

方務德茲時帥廣東以啓謝云俾爾黃髮欲

三壽之作朋遺我綠琴顧雙金之何報嘗邀
公至五羊特爲開讌令洪丞相适作樂語有
云雲外神仙何拘弱水海隅老穉始識魁星
又寄調臨江仙以侑觴云北斗南頭雲送喜
人間快覩魁星向來平步到蓬瀛如何天上
客來佐海邊城方伯娛賓香作穗風隨歌扇
涼生且須灑灑引瑤觥十年遲鳳沼萬里寄
鵬程及高要倅滿權帥置酒令洪內相景盧
邁作樂語有云三山宮闕早窺雲外之遊五

嶺鶯花行送日邊之去小駐南州之別乘肯
臨東道之初筵時二洪迭居帥幙下

元冥司柄雪敷南畝之豐登庾嶺生輝梅報東君
之消息當一陽之來復慶維嶽之降神某官節瑩
冰霜家傳清白遐荒草木之細皆知威名調和鼎
鼐之功終歸妙手願乘穀旦卽奉芝函某望棨戟
以趨風適桑蓬之紀瑞自惟弱植方霑雨露之深
恩強綴蕪辭仰祝椿松之遐算敢蘄采矚第切兢
惶

屑瑤飄絮滿層空人在廣寒宮已覺樓臺改觀漸看
桃李春融○一城和氣賓筵不夜舞態回風正是爲
霖手段南來先做年豐

一剪梅

冷艷幽香冰玉姿占斷孤高壓盡芳菲東君先暖白
南枝要使天涯管領春歸○不受人間鶯蝶知長是
年年雪約霜期嫣然一笑百花遲調鼎行看結子黃
時

滿庭芳

知稼翁集 卷下
公自高要倅攝恩平郡有西園乃退食游息
之地先嘗賦詩其一曰清樾纔十畝炎陬別
一天華堂依恠石老木挿飛烟長夏絕無暑
乘風幾欲仙心閒境自勝底處覓林泉其二
曰意得壺觴外心清杖履間簿書休吏早花
鳥向人間舊隱在何許倦遊殊未還天涯賴
有此退食一開顏和者甚多

一徑义分三亭鼎峙小園別是清幽曲闌低檻春色
四時留恠石參差臥虎長松偃蹇擎虬携筇晚風來

萬里冷撼一天秋。優游銷永晝琴尊左右賓主風
流且偷閒不妨身在南州故國歸帆隱隱西崑往事
悠悠都休問金釵十二滿酌聽輕謳

浣溪沙

時在西園偶成

風送清香過短墻烟籠晚色近脩篁夕陽樓外角聲
長。欲去還留無限思輕勻淡抹不成粧一尊相對
月生涼

滿庭芳

高要太守章元振重九日爲生朝公以此詞

賀之弁序公嘗有賀章守三詠所謂包公堂
清心堂披雲樓詩見集中

熊羆入夢當重九之佳辰賢哲間生符半千之休
運弧桑紀瑞籬菊泛金輒敢取草木之微以上配
君子之德雖詞無作者之妙而意得詩人之遺式
殫卑悰仰祝遐壽

楓嶺搖丹梧階飄冷一天風露驚秋數叢籬下滴滴
曉香浮不趁桃紅李白堪匹配梅淡蘭幽孤芳晚狂
蜂戲蝶長負歲寒愁○年年重九日龍山高會彭澤

清流向尊前一笑未覺淹留况有甘滋玉鉉佳名算
合在金甌功成後夕英飽餌相伴赤松游

公旣南歸適秦益公薨於是大魁張九成劉
章王佐趙達等以次除召公在一輩中最久
最滯故首被命登對便殿言中時病上喜勞
問再三面除尚書考功員外郎朝論美其親
擢知眷獎之渥繼見朝夕亾何公得疾卒于
位享年四十八吁吁痛哉在時號知稼翁因
以名集凡十一卷先已命工鋟木而此詞近

方撻拾未得其半姑錄而藏之以傳後裔謹
毋逸墜云淳熙十六年重五日男朝散郎權
通判撫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沃
謹澤手識于卷末

公有漢書鐫誤行世今僅存一段載鑑綱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
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勝僅能得之得之艱
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爲
而疆舉之雖翦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嬴秦之
猜疑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易叛恐今
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
則屠之嗟乎羽亦人耳好生惡殺誰無是心哉疑民

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禍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噍類無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世孫鳴震錄補

興化府誌名臣傳

弘治十六年

翠渠周公未軒黃公仲

瑛撰

黃公度字師憲東里人唐御史滔八世孫父靜政和

二年上舍及第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出通判澧州

力請罷湖外博易務茶鹽司弓弩手廉訪司四事皆

報可遷朝奉郎提舉京畿西路鹽事卒贈中奉大夫

從兄泳字永平三歲書過目卽成誦大觀二年應童

子科明年賜五經及第官終朝奉郎公度紹興八年

省元免御試賜進士第一人初任簽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兼南外宗簿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守將疑

其變繫之公度力辯其非以爲此皆平民饑餓流徙者柰何又急之使聚爲盜悉縱之軍賴以安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公度坐與趙鼎往來又貽書臺諫譏切時政檜銜之居數月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差通判肇慶府攝南恩守增學廩擇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心者登第邦人像而祠之二十五年檜死高宗更化始召還因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小郡有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

民受其弊高宗曰若卿歸吏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兼金部明年入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高宗嘉納八月卒年四十八官終左朝散郎累贈正奉大夫公度工詩劬杜甫古律格併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

雜出文獻通考及方志

弟庚二十七年進士左

從政郎惠州推官子沃以父任補官終朝請大夫知邵州寧慶元五年特科雅州助教遷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宋左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行狀

公諱公度字師憲世爲興化軍莆田人大觀間皇考
靜有聲于上庠起家試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終左
朝奉郎提舉京畿京西路茶鹽事以公貴贈中奉大
夫祖邈以中奉公贈朝請郎曾祖陟晦德不仕黃氏
在莆爲著姓世多聞人公之從兄泳以童子召見
徽廟朝賜五經及第至紹興八年公遂以文章魁天
下士解褐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流民
數百輩自汀虔下郡疑其盜盡繫之行旅騷然幾變

知稼翁集 卷一
時郡倅庸人喜生事欲自以爲功無敢言者公獨辯其非倅不悅語侵公公爭益力已而皆平人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故事第一人例以館職召公之除非當路意居數月言者論公嘗貽書臺官譏時政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肇慶軍府事高要於百粵尤荒遠非以罪遷及資淺躡授者不至或唁公公笑曰是獨不可爲政耶先是屬邑胥於道得銅寓書生舍旣而誣以爲金郡寘生獄獄且具生寔甚抑於有司莫能明公至一問得其情立出之以其罪罪誣者

府中惛服軍賴以無事居亾何部使者檄公攝守南恩至則決滯訟除橫斂人安樂之增學廩二百餘斛擇其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學者用勸恩平自唐正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心者由科目登仕版邦人相率繪公祠于學公還越其境以送二十五年冬被召赴闕明年正月入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所言皆切時病上嘉納之且知公歸自南海問勞良久公因歷陳遠人利病如上旨立拜考功員外郎於是天子識公將盡用之其年六月公得疾八月二十四日卒于

位年止四十八自承事郎五以序遷止左朝散郎國朝首儒科者率不以五六歲卽列侍從公陸沉不偶十有九年始入尚書爲郎同時召用者往往以次遷擢而公不任朝謁矣方其出入瘴霧往還數千百里未嘗親藥餌一日被遇則死奪之悲夫命也歟公寬和樂易喜愠不形于色與人交忘其短其爲人力可及無所愛士有寸長卽退然下之尤不喜聞人過平居汎然若無所可否而胷中涇渭明甚於所厚善眷眷不能捨訃至之日皆相吊出涕始莆中有讖語相

傳甚久公旣首多士以其語驗之皆信所讖地有大木可蔽畝公將止木忽仆人甚異之有文集十一卷藏于家母鄭氏宣德郎永中之女贈令人娶方氏左朝奉郎符之女封安人男五人沃泮洧洙皆力學能世其家沃嘗舉進士南僧尚幼女三人長適右迪功郎潮州海陽縣尉林敖次適左迪功郎昂州州學教授林枏孫男處權處材季弟庚以文藝早知名公尤友愛之及赴召携以偕行公旣捐館庚將試禮部不忍獨留與沃同護喪歸殯于某處需葬事茂良忝公

知穆翁集 卷一
同年進士辱交最久知公平生爲尤詳然公負遠業
用不究萬一見之行事者止于此姑次序以告當世
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謹狀紹興二十六年十月日
左文林郎新差泉州觀察推官龔茂良狀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墓誌銘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大鶴撰

粵自秦益公檜當國之日凡陞擢人才未嘗召用于
外二十年間陸沉州縣者衆祖宗薦對之科徵拜之
令至是弛置紹興二十五年冬益公薨天子慨然收

下移之權歸諸掌握銳意求賢鋒車四出召魏良臣
沈談寘之政事堂以前後大魁皆淹遺于外於是張
九成陳誠之劉章王佐趙逵等以次除召分布館閣
臺省公在一輩中最久最滯故首被命其年十一月
受命赴闕正月登對便殿乞以總權綱厚風俗爲今
日急先務言中時病上喜知公歸自南海再三勞問
公歷陳遠人利害皆嘉納之面命除尚書考功員外
郎朝論美其親擢知春獎之渥繼見朝夕母何公六
月得疾在告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位年四十八官至

朝散郎惜哉公姓黃諱公度字師憲世爲興化軍莆田人皇考靜政和初起家試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終左朝奉郎提舉京畿京西路茶鹽事以公貴贈中奉大夫祖邈以中奉公贈朝請郎曾祖陟晦德不仕族系在莆爲著姓世多聞人中奉公以本州首貢作南廟省魁中上舍兩優之選公之從兄泳以童子召見徽廟朝賜五經及第至紹興八年公又以文章魁天下士從弟童亦在榜中高第公解褐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郡疑

其盜盡繫之行旅騷然幾變郡倅庸人喜生事欲自以爲功無敢言者公獨辯其非倅不悅語侵公公爭益力已而皆平人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故事第一人例以館職召公之除非當路意居數月言者論公嘗貽書臺官譏議時政實未嘗有書也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肇慶府高要於百粵尤荒遠非以罪遷及資淺躡授者不至或唁公公笑曰是獨不可爲政耶先是屬邑胥於路得銅寓書生舍而去旣誣以金郡寘諸獄獄且具書生寘甚抑於有司不能明

公至一問得其情立出之以罪罪誣者府中惛服部使者聞其才譖檄公攝南恩守至則決滯訟除橫斂人情孚悅南方風俗有遭喪者椎牛醜酒鼓舞達旦以娛吊客至破產營齋祭以相競尚公作文勸諭杜絕之增學廩二百餘斛擇秀民與之登降揖遜其中學者用勸恩平自唐正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心者登進士科郡人相率繪像祠于學公還越境以送其在高要亦修黌舍鼎新夫子廟貌師聖賢哲山龍煥然邦人爲之改觀公所至羽翼吾道如此歸未幾被

召爲尚書郎考功四選咽喉天官之劇曹非親加綜覈依格任吏措紳有不勝其弊者公期振職不負所付爲之焦心敝力殿最功罪斟酌定奪務在允平食息之間節宣有爽而疾作矣同時召用者皆敘遷超拜而公已在告中不任朝謁異時官瘴鄉往還霧露中數千里未嘗服藥一旦遭遇而疾纏之命也夫先是黃涅槃有讖云折却屋換却椽望京門外出狀元是時孫守蓋改劔譙門規撫雄偉甫成而公捷音下公病中夢雷電震閃旗幟殷赫擁襯而去金書化字

以示公屬纊之夕果雷雨大作公應三百年之懸讖
而來仙官勅雷電六丁擁而去去來默符冥數厥非
偶然者公爲人寬和樂易喜愠不形于色與人交忘
其短於所厚尤眷眷如天性士有寸長退然下之不
喜聞人之過訃至之日皆相吊出涕公負大科名益
脩遠業學識淹諛詞氣涵浩其議論文采含起草之
姿陳誠之入翰苑首薦公自代其人望相期豈淺近
者工詩劂杜甫古律格而法句逼真詩併雜文有一
編十一卷母鄭氏宣德郎永中之女贈令人娶方氏

左朝奉郎符之女封安人男五人沃泮洧洙皆力學
世其家南僧幼未名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潮州海
陽縣尉林敖次適左迪功郎鼎州州學教授林杓孫
男二人公之兄庭以中奉公陰補高州電白尉先公
卒季弟庚早以文藝知名公卒之明年擢第調福州
連江尉沃弱冠舉進士屈於禮部今當嗣任子貽恩
沃在浙京遭鉅創莞然無親友伙助獨侍老母携弟
妹蓬跣二千里扶公柩以歸旣虞丞圖窀穸之事徧
走山間得吉卜於蓮山之原撰日下事實紹興二十

七年九月二十日壬午也沃以大鴈與公雅有事契
知平生出處之詳重以誌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上天有籍錙銖稱量對因付果視履考祥稟之厚薄
器之窳良賦公德行媿如珪璋畀公才調琅然宮商
假公科名江夏黃香胡不百年鬢眉雪霜紅顏未槁
井已生桑向魁天下十年鳳凰其不至者金馬玉堂
今十九年一尚書郎予三奪一孰問蒼蒼蒼蒼無據
老釋荒唐諸孤負土方山之陽素車雲散松檟淒涼
有詩有文珠玉千章名懸不朽日月爭光

宋尚書郎壙銘

先君姓黃世居莆田縣唐御史諱滔公仍孫朝請郎
諱邈公孫中奉大夫提舉校書諱靜公子字師憲其名
則首紹興八年進士榜起家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秩滿以故事除祕書省正字言者
以非當路意中以誣詞越月罷家居八年俄通判肇
慶軍府事諸司薦假守南恩州居官不苟且不求興
利惟去害期勿擾而已紹興二十五年冬天子收老
成拔淹滯先君首被召對天子嘉其詞除左朝散郎

尚書考功員外郎明年八月卒官享年四十有八聞者皆以所蘊未究爲惜配方氏累封安人與其子沃泮洧洙南僧扶襯輿歸自臨安又明年九月壬午葬于保豐里蓮花山將塋沃爲之銘曰位弗稱施曷普兮號于路矧膝下兮莫之報惟歸茲土兮

沃嘗見昌黎伯敘張中丞傳攻責張許二家子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爲許遠立傳而雷萬春事已失首尾竊爲仕宦功名史家不及知所託爲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

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爲兒亦無所託則湮沒無聞也固宜

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安得門下士沃所以求狀丐銘爲不可緩者誠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石之隱秘初不可覩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傳十爲百傳百爲千乎

先君在時號知稼翁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笥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

知稼翁集
之曰知稼翁集已刊于家壩今復刊于邵陽郡
齋而求序於年家父執者成先志也柳柳州以
垂絕之時抵書於劉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
累故人此

先君之意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
後無封禪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霸嗣子
朝散大夫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
沃謹書

知稼翁集目載文獻通考及八閩通志更宋元
之變無存者嘉靖辛卯主政敬甫公刻監簿四
如公集其序慨知稼集不可見矣丙午歲先司
空任翰撰司徒君辦公任文選有陝中謁選人
持是集贄冊有御印蓋前朝祕府流落人間者
得之喜從天墜與先考百叩交慶乙卯考以宮
洗謫倅衡州刻於衡壬戌倭變板復燬乃就榕
城陳環江公索回一部崇翰等謄較多年邇姪
孫鳴俊自會稽寄俸四金遂圖命梓竊念吾宗

唐宋來著作載郡乘者凡二十五種今存惟御
史公及公監簿公集耳語曰文字可愛祖宗文
字尤可愛苟後人知愛傳未艾也役竣謹
告之先靈尚一慰焉董役則姪泰兒胤星
天啓乙丑長至不肖世孫崇翰頓首誌

休烈 飛鯤 起維

世孫 臺 鳴俊 起有

鳴喬 起梲 士掄

族孫景星 光

同蔡



